

書



三朝北盟會編一百四十六之一百五十

炎興下帙

第一百四十六卷

起紹興元年四月十四日庚辰盡二十日丙戌

第一百四十七卷

起紹興元年四月二十一日丁亥盡八月八日壬申

第一百四十八卷

起紹興元年八月八日壬申盡十月三日丙寅

第一百四十九卷

起紹興元年十月三日丙寅盡十二月二十七日庚寅



第三百五十五卷

起紹興二年正月盡四月

次行有題銜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四十六

失興下帙四十六

起紹興元年四月十四日庚辰盡二十日丙戌

十四日庚辰降祐皇太后崩

降祐皇太后遺詔曰吾自履宮闈於今三紀常懼菲薄不足以踵先后之懿而格神靈之休乃晚年以來遘國多故二聖遐狩心常奠然皇帝仁孝自天寔同憂患雖在顛沛禮無缺遺幸時小康還自江介方欲饗天下之養即東朝之安而吾節宣不時偶遇微疾遽至危懼莫能自還悵此兩宮遂成永訣方時艱難合行禮儀難以備舉皇帝服期以日易月十三



日而除仍不候除服御朝三日而除作樂婚姻並無禁止飲  
以常服不可用金玉寶貝權宜就近擇地殯殯候軍事寧息  
歸葬園陵所製梓宮取周吾身勿循舊制以為他日遷奉之  
便於戲生者人之暫寓死者教之大終甲子一周復吳所恨  
尚賴臣民之衆永堅忠孝之心輔翼聖朝早臻康阜存沒之  
際恨恨何言故茲遺詔想宜知悉

大行隆祐皇太后議謚臣伏奉勅禮部狀據太常寺申今采  
大行皇太后崩合差議謚官差臣撰議謚者臣謹上議曰臣  
聞承天者地也所以函六氣而熙歲功配陽者陰也所以分  
四時而成物化儼宸極者后也所以奉宗祏而降化基故曰

古之母儀天下者生也薦之尊名終而述其大行三代尚矣  
靡得而辭在漢則明德和素著稱於前在唐則文德懿安垂  
紀於後皆所以揭椒塗之範炳彤笈之輝巍巍乎與帝德並  
隆不可貶已洪惟大行隆祐皇太后躬聖善之德茂柔明之  
質粵自先正魏王有功仁祖之世王室所賴旃常紀之其深  
澤慶縣用集我大母惟我大母基迹元祐嬪於泰陵逮事宣  
仁欽聖兩宮稟二南之規兼四教之善正位宮掖三十餘年  
含洪光大而體坤道之常進退存亡而得聖人之正及靖康  
初載天割我宋二帝出郊中原無統列辟相視莫知所圖我  
大母起於危疑之中自任以天下之重手援大寶授之聖明



當方隅傾側之時序璇歷纂承之次雖文母以十亂興周不能過也已而六龍南渡按蹕武林元凶窺朝究自內作天下之勢甚於贅旒我太祖授袂而履禍機立談而銷逆稜坐使天地復正三辰復明四方元元悉免塗炭雖媯皇以鍊石補天不能過也既歎猷崇極如此而乃抑華御儉率禮蹈和塞私謁之途裁外家之寵清淨謙冲而以道為本沉潛剛克而與神為謀擁祐聖躬殫誠盡愛煌煌乎度越麟趾思齊之上矣方期清我旬服駕旋舊京虔奉翟車謁款宗廟極四海之養即東朝之安而昊天不仁禍結慈極郊甸告畢方開盛夏之祥踰駟難留遽掄長秋之御茲天子追慕悼心失圖敦厚

載之中傾痛仙游之不返雖遂服不可勉從暮歲之喪而興哀無時每過舉音之節由是命有司考易名之典懋飾終之儀告於神明節以四惠庶幾有以彰淑則而暢徽音謹按謚法明德有功曰昭視民如子曰慈聰明知睿曰獻安民有功曰烈若乃兩值時變當陽御簾基圖既安即復明辟澤及萬世與天無窮非明德有功即寢興焦勞言動懇惻冒風濤兵革之險濟宇宙生靈之艱非視民如子耶察興替之端知變通之利親庶政以任溥天之責奉真人以膺神器之歸非聰明智睿即中微之緒而我振之大亂之原而我室之從容房帷密幹鴻造非安民有功耶嗚呼道之大者理謝形容名之



尊者言絕稱謂故古者賤不誅貴幼不誅長而皇后之謚則請之於廟示雖天子必有尊也况我太母盛德元功曼無與比豈承學之臣所能擬議意者必受成以宗廟為足以對在天之靈大行降祐皇太后謚議宜以祖宗之命錫之曰昭慈獻烈皇后臣謹議

大行降祐皇太后萌奏告宗廟伏以釁積宮闈禍延文母凡居持載孰不哀摧國有大喪不敢不告大殮伏以宮闈寡祐仙馭上賓將奉慈容附臨神籙顧溫慈之永闕銜推割以異言謹以十七日舉大殮之儀不敢不告掛服伏以昊天不弔禍及東朝念色養之永遠攀仙游而何及爰舉衰粗之制用

酬坤育之恩謹以今成服不敢不告祭奠比舉卹章恭成哀饒既正作階之習當陳餘間之差仰異神游俯散誠薦殯祭伏以慈壺中虛仙遊漫邈爰舉啟塗之禮以順祖載之期孝養莫追哀誠何極啟殯邦禍之延坤儀永闕方中告畢即遠有期乃消季夏之良恭撤西階之殯追攀靡及推割奚勝祖奠恭以復土有期遣車在道猶想庭闈之覲忍瞻驚衛之行攀匱哀號奠奠祖訣啟奠伏以宮闈寡祐陵寢告成爰啟啟塗將臨於厚夜恭陳奠畢永訣于終天遷奠伏以著龜來諗日月有期既停六綉之儀將舉九原之奉三靈不弔五內俱摧發引伏以著龜告日披綉在庭載嚴飯衛之儀將舉勸防



之事攀依永絕推割奚勝掩殯伏以龜筮協從衣冠永閔神  
 升帝所參三后在天之游地占山靈豈千人成聚之比追游  
 莫返街恤奚言上謚冊寶伏以柔儀懿範永著宮闈盛德元  
 勳寔施社稷乃郡臣謚請于宗廟曰昭慈獻烈皇后永為千  
 載之稱不敢不告附廟伏以慈闈厭世補窳因山既終復土  
 之恩爰講附姑之禮進陪廟祀永作邦休配廟伏以作合先  
 朝一援止尊名有欽聖御簾之詔唱為異議由崇寧  
 當軸之奸茲涓剛辰恭舉徽冊用嚴升廟之禮永對在天之  
 靈卒哭伏以飈馭遐升日期浸遠甫隔晨昏之養奄然哭踊  
 之儀追慕無繇街衰何極殯宮節朔八月旦伏以宮壺興哀

屢改階奠之旦寢園存望俄驚陵柏之秋恭惟昭慈獻烈皇  
 太后位正累朝德齊先后仙遊雖邈慈矩俱存地隔三山莫  
 獻蟠桃之寶神歸九廟長游大練衣衣通通蕭辰何勝永  
 慕秋社伏以宮衣揜御已虛清夏之儀農扈報功忽屆秋成  
 之候恭惟昭慈獻烈皇太后儼天德大救物功深既鍊石以  
 方成遽乘雲而不返追攀無及感愴奈何中秋伏以長樂終  
 天人結母慈之戀辱收告節月圓秋氣中觀玉管之屢移  
 望栢城而增愴恭惟昭慈獻烈皇太后體姜任之德希黃老  
 之蹤倏赴帝鄉之期永違天下之養每懷遺訓徒極哀悰九  
 月旦伏以軒星既揜駕莫還方興長夜之哀忽屆杪秋之



序恭惟昭慈獻烈皇太后功參十亂道冠六宮問寢承顏一  
 朝遠長樂之養祔姑合食千載奉泰陵之游採落有懷追攀  
 無所重陽伏以種桂告成當帥九嬪之獻菜奠在御莫伸萬  
 壽之祈恭惟昭慈獻烈皇太后厚德倪天徽音垂世自哀纏  
 於厚夜忽時及於周年爰致孝思式陳時薦九月望伏以椒  
 掖戒寒柏城無曉水永福乘雲之馭倏更濡露之辰恭惟昭慈  
 獻烈皇太后化首宮闈澤流寰宇念慕承於丕緒蒙保佑之  
 隆恩緬想徽音何勝孺慕十月望伏以繫結終天時丁良月  
 雖閔宮之在望瞻天練以無階恭惟昭慈獻烈皇太后夢月  
 鍾靈補天儼德奄陽晨昏之養屢驚弦海之邊茲覩流光何

勝永慕下元節伏以驗仄緹室將觀一氣之回板籍清都莫  
 重三元之畢緬思慈範永隔仙游恭惟昭慈獻烈皇太后所  
 爰在賢以儉為寶儀方儀含飴之慶遽興復土之哀爰即佳辰  
 載陳誠薦

秀水閑居錄曰元祐末哲宗方擇后京師里巷作打毬戲以  
 一人擊入窠者為勝謂之孟入於是孟在女應中宮之選至  
 紹聖間宮掖造禁縵有匠者姓孟獻新樣兩大蝴蝶相對繚  
 以結帶曰孟家蟬民間競服之未幾后廢處瑤華宮號華陽  
 教主玉清妙靜仙師議者皆以為識蟬者禪也出家之兆也  
 元符三年徽宗皇帝嗣位欽聖向后同聽政詔后還宮號元



祐皇后次年向后崩復出居瑤華如故政和七年加號希徽  
 元通知和妙靜仙師靖康初京師失守徽宗淵聖皇族近屬  
 皆詣虜營營中亦議取后淵聖意張邦昌必不能久僭欲留  
 孟后以為興復基本因遣人入城取物紙尾批度辭與府尹  
 徐秉哲云趙氏注孟子相度分付會虜人以后廢歲久無預  
 時事不復取邦昌請后入宮詔云遵少帝之玉音湖州士人  
 石茂良在圍城居將官姚友仲家嘗見親批字  
 虜既退邦昌請后入居延福宮號宋太后既請垂簾號元祐  
 皇后今上踐祚迎后至睢陽上尊號曰隆祐太后建炎三年  
 車駕渡江至餘杭有苗劉二賊之變后復垂簾以平內難二  
 十五日復辟又上尊號曰隆祐皇太后紹興元年崩於會稽

初上謚號曰昭慈獻烈後更謚曰昭慈聖獻至是前議乃驗  
 焉孟入者兩復入也蟬者禪去聲也兩御簾帷之應也大統中  
 絕而復續天位暫傾而復止者后之力可謂異人矣

王德執郭仲威於揚州

郭仲威為真揚州鎮撫使建炎四年八月金人犯揚州薛慶  
 戰死仲威奔於興化及金人退仲威乃來真州屯駐而留其  
 次頭領李懷中忠知揚州仲威聞李成在江州且嘗有淄州同  
 駐軍之舊欲往上江合軍到建康遇招信劉綱軍於雨花臺  
 仲威不備為綱所敗遂回揚州作鎮撫使朝廷以其反覆終  
 不能用詔劉光世生致之光世遣王德往德宣言將徼淮上



至維揚仲威詣謁于摘星臺德手擒之遂并其眾亦有散而  
之淮西者有歸還淮陽軍者

寇宏與宿遷縣土豪趙草合軍於歸山

寇宏壽春人素以刺舡為事先悍無行良民苦之建炎末與  
百姓張先聚眾時人謂之張二伯者邀掠舟船沿淮而行泊  
於淮泗之間楚州趙立為金人所圍先等以眾至城下立喜  
用便宜皆以次借官與之時先為首遂以先權知泗州軍州  
事時先既到泗州乃令其次劉全權通判軍州事時人謂之  
劉馬子者而宏又其次也遂令宏為水陸巡檢宏以眾數百  
人泊舟於鳳凰洲未幾全自橫潤山寨迎取其家屬回過宏

宏以繼芥之疑遂殺全是時先在泗州為土豪吳鈐轄所殺

宏遂以其眾徑至泗州會先餘眾殺吳鈐轄退泊于龜山時

楚州已陷耶仲威為真揚州鎮撫使宏願聽仲威節制仲威

借補宏御名武郎閤門祗候為鎮撫司統制於是國奉卿在宿

遷趙瓊水寨未有所向瓊復以其父草為首領奉卿說草率

眾下龜山與宏合軍草然之遂竭其寨俱行至龜山宏大喜

乃合軍眾議以徐宗成知泗州臧珪知盱眙軍宏復上鳳凰

洲川民麥以圖濠州會傳報仲威為王德所執俄而潰兵有

由龜山往淮西者宏遂以舟船行後劉光世以宗成權知泗

州是時泗州居民無一家滿地荆棘荒草而已宏在鳳凰洲



屢以舟船犯濠州攻城李玠禦退之

十七日癸未桑仲陷鄧州知軍州事譚充走西川桑仲以其黨李橫知鄧州軍州事

桑仲率兵圍鄧州譚充遣人招徽蓋山王俊解圍俊率其眾至鄧州入城與充飲宴宴罷俊醉充率眾突圍出奔遂入川中仲攻城陷執俊歸襄陽釘于木驢上呵喝相公遊街遂陵遲殺之

二十日丙戌王亨為廬州壽春府鎮撫使史康民兼知真揚州鎮撫使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四十六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四十七

炎興下帙四十七

起紹興元年四月二十一日丁亥盡八月八日壬申

二十一日丁亥前威武大將軍曲端死於恭州獄中

初王庶以失延安自劾罷六路節制也聞張浚來作宣撫處置使即前途迎見之後以庶為叅議官復與庶偕行浚既失全陝退保蜀中復欲用端庶曰不可富平之戰宣撫與曲端有勝負之約今日宣撫以何面見曲端若曲端得志雖宣撫亦敢斬之不可用也吳玠亦懼端嚴明恐其復用乃書曲端謀反四字于玠侍浚立舉手以示浚默不言也浚雖有殺



三朝正史卷之十一  
一  
端之心而未有罪庶等曰曲端嘗作詩題柱有指斥乘輿之意曰不向關中興事業却來江上泛魚舟此其罪也浚乃送端萬州編管復令恭州取勘康隨先在鳳翔府曾遭端決背一百有如骨恨浚以隨為提點刑獄公事端聞之曰吾其死矣呼天者教聲端有馬名鐵象嘗日馳四百里愛之過於子息至是連呼我鐵象可惜者又教聲乃赴逮既至隨命獄吏繫之維之糊其口燿之以火端乾渴而死遠近士民間端之死無不悵恨有數日食不能下者不旬日鐵象亦斃嗚呼林泉野記曰曲端字師尹鎮戎軍人通書史善屬文精騎射建炎初經略使知渭州樞密直學士席貢用端為統制屯涇

州是冬金人犯涇屢為端所敗時陝西五路制置使王庶以端為都統制庶嚴酷嘗曰假使曲端忤我我亦斬之端聞而忿虜犯延安端不肯救庶走端寨端責以失守因而奪其印累日方得釋三年召端為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地遠不能赴張浚宣撫陝右築壇拜端為威武大將軍涇州防禦使端登壇諸軍懽聲震動浚由是亦忌之四年正月二日兩破虜衆浚欲合五路兵於耀州與虜決戰端堅持不可謂宜五路分擊浚不從王庶時為叅議因譖云反乃端恭州及戰於富平乃詐建端旗幟以威虜姜瑩字董曰給我也一戰我軍大敗庶荐康隨為提點刑獄令誣端以罪次年下端恭州



獄逼殺之軍民益解體而五路遂陷於虜後還朝中丞辛炳侍御史常同言後安殺良將致失五路罷之

翟興殺偽信王楊儵麋之子

沿河守禦官王興報大河北岸有兵千餘人其首領自稱親王翟興命王興招延渡河厚其供饋以兵衛之既行移或稱信王或稱鄧王或自謂是淵聖天檄不一鼓惑衆聽意在誘結將士動搖邊境興察之其偽首領者覺之乘夜潛遁興委都統制董先追襲至商州獲之乃鄧州楊儵麋之子識證甚明遂并其黨殺之

馬友敗孔彥舟於潭州遂以湖南副總管知潭州

先是馬友在漢陽軍也張用已殺招安在鄂州城中友遣都統王成率衆渡江攻鄂州平湖門或走報用用曰何不殺之曰不敢殺也用率親兵登城成見之聲喏於城下用問為誰曰王成用責其不忠使以神臂弓射之其衆皆退還漢陽翌日李允文差友為湖南總管友遂率衆往湖南至是屢與孔彥舟戰敗之彥舟退去友遂入潭州

郭仲荀復登州防禦使主管殿前司公事

辛道宗為福建路馬步軍副總管

孔彥舟在鄂州受招安

孔彥舟在潭州屢敗於馬友乃退去欲向南行因作口號有



不被杜鵑頻喚省參差兵馬過衡陽之旬遂寇岳州官吏皆走一城盡空彥舟無所掠遂寇鄂州漢陽軍一帶下寨時鄂州大飢米一升三百五十文民多餓死彥舟招軍中米出糶於市每升二百文人得少蘇皆翕然稱揚彥舟之惠知鄂州李允文聞於朝廷招彥舟彥舟聽命

五月十三日戊申金人哲合守董攻和尚原吳玠禦退之哲合守董以三百餘騎入山谷欲攻和尚原玠遣兵擊之山谷中路狹而多石馬不能行金人棄馬遂敗走於鳳翔府沒立寇箭箬關吳玠擊退之

沒立懲三月之敗復會烏哲合眾數萬由階成出散關吳玠

擊走之時沒立方攻箭箬關玠復遣兵擊退沒立不得與二酋合矣

邵青寇太平府

邵青先受朝廷招安授樞密院水軍統制蕪湖縣駐劄張俊討李成令青聽節制青至池州與張用徒黨相持時時戰聞又解以無糧聞於朝廷朝廷從之青遂復回蕪湖就糧是時蕪湖久苦青之擾皆不喜其復至青遣人往太平州買賣知州郭偉不放入城乃曰邵統制已有指揮往收李成安得復回此邵青聞之怒率眾欲入城城門皆閉遂擁眾攻城時五月十六日也青有眾數萬大小舟數千艘入姑溪河上遵福



山下至采石東至三湖口與其黨單德忠孫立魏曦聞在分  
 布徧滿又於城中外四壁札立硬寨開决决姑溪河水盡滄圩  
 埤掘斷援兵果路焚燒屋宇驅百姓沿江採薪青柴於城下  
 填壘漫道兩所百姓稍怠緩者賊在後以刀殺之并其屍和  
 柴草疊路一日之間漫道與城相平下瞰城中縱火箭焚燒  
 樓櫓取孕婦一二十人至城下剖腹取胎以卜吉凶自此攻  
 城晝夜不息用雲梯及三稍五稍砲一百餘座天橋對接鴉  
 車洞子一發四面填壕攻城常親率將士軍民城上與賊血  
 戰官員軍民傷中者千餘賊以砲打損一敵樓搖動欲倒壞  
 兵請立木別修偉曰賊軍在城下晝夜攻擊無休息時何暇

修敵樓命百姓運土寔之候忽填滿遂牢固不復別修青亦  
 不能近偉方食於城上青以砲擊其案損偉不動又以矢斃  
 其侍吏偉亦不顧已未夜偉召募長鎗敢死軍兵下城西壁  
 劫賊營寨東風緊猛發火焚燒賊兵所壘漫道火焰熾延及  
 鴉車洞子之屬賊不能救遂將被虜強壯無殘疾鄉人用錦  
 綉衣服新頭巾裝束驅催往江口剖腹取心欲祭轉西風不  
 應賊連夜接戰傷中及死者甚眾偉以姑溪水而高於賊寨  
 地遂於辛酉夜召募軍民下城開决决河水水勢湍急滄浸賊  
 寨計窮感會鎮江府劉光世遣人來招安壬戌拔寨遁走下  
 水而去初青有參議魏曦者多知有謀偉忌之乃用響箭射



一文字至城下青得之又兩日青殺曦人皆謂常用間言青信之也

六月朱勝非在江州上疏乞恤民招盜

朱勝非自罷知洪州轉徙湖湘間建炎四年六月復觀文殿大學士除江州路安撫大使知江州勝非聚兵於吉州逗遛不進以劉紹先楊勅傅樞為統制及李成陷江州為張俊所敗勝非乃以紹先兵屯江州數月勝非方至然除命已一年矣九江新遭李成所破被禍最酷凋殘甚於他郡而帥府舊治豫章創移於九江官府荒陋且不可號令一路方朝廷置鎮撫使移易諸路帥臣經畫無節於是勝非上疏論東南

盜賊總招撫西北劇寇則命之以官使流離北人各得其所

汰被虜者老弱者不願從軍者留精銳使散處諸軍如此當

不復為患至若江西大寇皆因朝廷號令無定橫斂不一名

色既多貧民不能生以故為寇且言臣被詔赴任來自桂嶺

陸行一千七百餘里至臨江軍所見道上居民及近路村落

自入衡州界有屋無人入潭州界有屋無壁入袁州界則人

屋俱無良民無事情寔可憐憫陛下幸降寬詔深加哀憐蠲削

苛擾俾知寔惠招降其首領與補官收隸軍籍而散遣其徒

眾各使還業則江西之亂庶可指日平也不然則為盜者日

益眾勢必南軼湖南二廣皆不得安矣先是李御仁亂江西



帥臣監司多往招收或許以高爵或啗以厚利名御仁間殺之  
遣之人乍服乍叛終莫能平勝非募許世範叩問再三知其  
能辦然後自為文榜投之使行以招諭之計世範如其言而  
往不數日名御仁軍三千餘人來降然後諸郡解嚴

誅郭仲威

郭仲威自焚劫平江府即轉至淮甸王德誘而執之檻送行  
在朝廷以仲威望敵不戰焚劫而出誤平江一城生靈者仲  
威也且在真揚州跋扈之迹甚明命王彛成押赴平江府陵  
邊處斬是日也彛成以甲兵防護陵邊於飲馬橋下城中軍  
民歡躍稱快

張俊追及李成敗於蘄州石幢坡成走附於劉豫

張俊既敗商元馬進於江州而李成猶在蘄州俊引兵渡江  
至黃梅縣親與成戰成據石幢坡憑山以木石投人俊乃先  
遣遊卒進退若爭險狀以誤之後帥眾攻險敗眾奔潰追殺  
賊將孫建馬進及首領無數自黃舒六安諸郡賊徒聞風遠  
遁成北走偽齊

張俊送知鄂州李允文至行在

張俊為江淮招討使移牒李允文曰恭奉聖旨統大兵前來  
掩殺賊徒李成請照會時鄂州糧食且盡而孔秀舟在漢陽  
以來允文得牒遂率眾往江州丁家湖見俊俊分其軍留三



百人與允入回州允文怒俊奪其軍有言侵俊俊怒具允文在鄂州殺袁植等事差人押送行在所

沈與求為侍御史

先是沈與求為侍御史以論李陵乞詔宰執選用罪戾之人事除職與郡遂除直龍圖閣知台州待闕未赴上思與求之忠有旨召還再除侍御史上嘗從容言王安石之罪在行新法與求對曰王安石以己意變亂先帝法度誤國害民誠如聖訓然人臣立朝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心術之邪正楊雄名世大儒主盟聖道新室之亂乃為美新劇秦之又馮道左右賣國得罪萬世而安石於漢則取雄於五代則取道臣以

是知其心術不正則奸偽百出僭亂之萌寔由於此起自熙寧元豐以來士皆宗安石之學沉溺其說節義凋喪馴致靖康之禍汙偽賣國一時叛逆尚違典刑願陛下明正其罪以戒為臣不忠者是時上欲究僭偽事因與求之言遂大感悟邵興退軍於興元府

邵興在盧氏縣為董先所攻興不勝遂率眾走入興元府投安撫使王庶宣撫張浚以其姓名與年號偶同遂改其名為隆

七月岳飛為神武右軍副統制

張用以兵五萬降於張俊



張用自咸寧縣趨江西屯於瑞昌境中曹成屯於吳仙鎮張俊既敗李成成歸劉豫矣乃使岳飛招用降用有受降之意令諸軍來日往吳仙鎮與成合軍翌旦軍士有之吳仙鎮者久之用不至衆皆疑之俄有承局報用已受岳飛招安遣軍馬皆回衆以既行三十里不可回矣乃趨吳仙鎮曹成令中軍人別作一寨未幾用再遣人追其軍馬遂往瑞昌與用合矣

討論蔡京王黼童貫譚稹李彥邦朱勛梁師成孟昌齡楊戩父子親黨門人得官改轉者皆降入官

宰相范宗尹罷為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范宗尹為宰相侍御史沈與求言其無經畫才遂罷之制有之曰某輕用人言妄裁官簿以廟堂之尊而負天下之謬以人主之孝而暴君親之非朕既丁寧德意而申命於朝汝乃廢格詔書而持必於下此宗尹所以罷相也范宗尹字覺民襄陽人宣和三年登進士乙科時年二十三靖康初詔赴闕累遷諫議大夫是冬虜再犯順宗尹俯伏流涕請割三關與虜康王在單州宗尹自都來迎建炎初言官疏其主和之罪罷落職三年召復諫議大夫是秋參知政事從駕幸海道次年召復從駕回越州拜尚書右僕射奏改御前五軍為神武五軍御營五軍為神武副五軍分江淮京湖路為十五鎮



撫使各為守備屏蔽行在乃以呂頤浩守江東朱勝非守江  
 西劉光世守浙江西薦孫覿汪藻李擢陳戩謝克家入朝量移  
 王時雍徐秉哲莫俦吳玠王紹王及之胡思等上皆不知識  
 者議其不公虜遣秦檜歸朝士多疑之惟宗尹李回以為忠  
 遂擢為禮部尚書李成入寇建議遣張俊等破之紹興元年  
 宗尹議討論蔡京等父子親黨門人得官改官者侍御史沈  
 與求以為言罷為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堯年三十

十六日庚戌張琪寇饒州

張琪寇饒州呂頤浩遣統制郝晟崔增王進顏孝恭閻率與  
 戰大敗之琪退走遂寇浮梁

權知濠州李玠率家屬去令張德權知軍州事

李玠在濠州當群賊縱橫之時以嚴酷殺伐守其城縱兵擾  
 於民政能得兵軍之情久處於危城中金珠寶貨不可以數  
 計玠欲棄城而去陸路既不可行又水路為寇宏所扼宏屢  
 犯城下與玠戰勝負相當至是玠通書與宏請和宏許之玠  
 遂留州印與巡防官張德令德權管軍州事玠乃以家屬泛  
 淮而去凡得民間金銀財寶皆重載而行至鳳凰洲見宏宏  
 待之甚厚玠言濠州無守將使宏進趨城下可以保民而成  
 功

二十一日乙卯劉光世招安夏寧及郭仲威餘黨渡江



夏寧者楚州五湖中捕魚人也初聚集捕魚人後又聚強壯  
 僅有千餘人在湖中山歸北里為寨無糧食專掠人為糧郭  
 仲威在真揚遣人招之不應至是受劉光世招安又有仲威  
 餘黨欲渡淮投劉豫豫不受復出沒於淮南亦受光世招安  
 光世皆令采長蘆以待發舟船濟渡寧及仲威餘黨皆聚於  
 長蘆無糧食眾皆飢乃掠人為食半月之間食啗萬餘人乙  
 卯光世方發舟船來濟渡先是兀朮屯於六合既退軍不驅  
 虜百姓而鄉村百姓尚未覺凋殘經寧等食啗民覺凋殘矣

詔張俊班師

中書舍人林通轉對劄子

伏見比日收復江筠等州李成敗兵奔逃潰散淮南蕃騎渡  
 淮愈遠蓋亦上天悔禍稍稍休養生聚以成陛下中興之業  
 願承此時膏腴愛日聚兵積粟蒐閱士民夙夜籌畫以備西  
 去防秋之計自虜人南牧天下痛心疾首日望一日今五年  
 矣將不加勵士不加勇財不加富德然未知所以善後者萬  
 一循習目前如積薪厝火寢處其上安知李成不與虜賊結  
 連密為聲援今雖敗衄根株未除餘孽猶在藏蓄愈深不可  
 不慮也虜人前歲蹂踐江浙氣馘尚驕今聞遂爾北去在兵  
 法兩敵相當多夸示所長伺奴匿其壯士肥馬示以羸怯遂  
 有平城之圍鷲鳥欲搏必戢其翼况北歸之眾齊鄆淵數未



離巢穴安知不示弱以怠我師俟秋高馬肥遣李成招集瀕  
 淮飢民呼吸群盜侵軼江南徐以勁騎由真揚福山擣虛浙  
 右水陸並進以困我備禦以分我應援兵法所謂多方以誤  
 之彼處其逆而我不暇給矣比聞北人再犯關陝竊以狂虜  
 非直為陝右也前代諸葛亮以偏隘之蜀欲與曹操爭天下  
 必先取孟達勤師渡瀘豈為甘心不毛之地哉趙元昊未叛  
 命之前連年先以兵取喃囉諸大部族然後舉兵而南是皆  
 先去後患俾無牽制尾顧之虞况陝西吾勁兵之地賊倘踰  
 淮越以不顧後患正犯兵法所忌今遽併力於西陲安知其  
 計不在於南侵也宣王撥亂反之正內修政事然後外攘夷

狄今日之弊惟在兵不習戰將不肅命財用殫匱民食艱踊  
 州縣以軍興為名而倍取無度此乃腹心之深病政事所當  
 先而盜賊四夷尚為病在四肢可以漸去也願陛下與廟堂  
 公卿大臣汲汲講圖之臣書生何足以揣度事機倘赦其狂  
 瞽少賜採擇甚幸

八月八日壬申張俊點揀張用人馬

張用在分寧縣冷家莊受岳飛招安張俊在瑞昌親揀其軍  
 有眾五萬強壯者留之老弱者放還使令去有投曹成者有  
 投岳飛者有投韓世忠者有自營生者自此曹成走湖南韓  
 世忠追之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四十七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四十八  
炎興下峽四十八

起紹興元年八月八日  
壬申盡十月三日丙寅

詔呂頤浩赴行在

十五日己卯王擇仁特授通直郎直徽猷閣權發遣河東路制  
置使司公事常壽佺特授中衛大夫昭德軍承宣使制置司都  
統制太原府經略安撫使兼知太原府李宋臣馮賽並與拱衛  
大夫忠州團練使兼河東路制置使司都統制宋臣充平陽府  
路經略安撫使兼知平陽府賽充隆德府路經略安撫使兼知  
隆德府



已邗降旨常壽佺李采臣馮賈并河東諸山寨首領等能著  
忠義率眾戰敵四軍誓不屈節從番及王擇仁遣人撫諭約  
期相應收復故地忠義顯著令學士院降詔獎諭內王擇仁  
特授通直郎徽猷閣差權發遣河東路制置使司公事常壽  
佺等皆橫行選郡知太原府為經略安撫使

制曰王擇仁策士謀國常以合從為先軍志論兵則以伐交  
為貴乃知強弱之勢常存離合之間宜資總制之權用一率  
從之聽以爾忠存衛社義篤尊君恥中國之見侵憤孽胡之  
不道陰連豪傑糾合師徒勵精銳之武鋒將驅擐於旣類遣  
臨全晉參制帥權俾勇冠三軍咸奮爪牙之用而盡護諸軍

率歸帷帳之籌居則保輔車相依之安動則成首尾俱應之  
勢率眾志庸建茂勳尚觀厥成嗣膺殊寵時河東已陷擇  
仁等但選領其職

二十三日丁亥秦檜為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范宗尹罷宰相上欲用呂頤浩而富直柔韓璜等密薦秦檜  
乃拜檜右僕射

制曰出處行藏皆合乎道死生禍福不移其心謀國盡忠常  
若著龜之先見捐身挺節獨如松栢之後凋巍巍真社稷之  
臣招之不来麾之不去者屹然在朝庶幾外侮之奸聞風而  
裨



汪伯彥復正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汪伯彥初為初門令王本門客秦檜與其兄梓皆從伯彥學

崇寧二年伯彥第進士累官中大夫建炎中為宰相敗事責

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至是檜為宰相薦其才乃復

正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高安殺楊彪詣王彥降

楊彪高安皆楊進之餘黨也往來京西秋苗將熟即入房州

界華谷扎寨刈稻而食有曹端下潰兵三百人來合軍華谷

田苗已盡復出整州又食田苗盡即遣人齎狀詣王彥乞降

彥許之即束裝行安殺彪而自率其眾乃曰楊彪已受降復

有向背之心高安殺之矣彥喜留安為將

孔彥舟為蘄黃州鎮撫使

孔彥舟在鄂州授蘄黃州鎮撫使中秋日彥舟作筵會東邊

坐統制將官西邊坐州縣官早筵十二盞每盞出四美人穠

纖長短大抵一般又一般裝束執板謳詞凡四十八人晚筵

十二盞每盞出四女童如早筵亦四十八人器皿盡用黃金

識者謂臣庶之家在當時所未有初彥舟在潭州與通判張

瞻通家往還瞻妻趙氏宗女也有姿色彥舟悅之雖潭州之

日奪取趙氏以行為蘄黃州鎮撫使每出獵與趙氏聯韉而

往趙氏着銷金袍束玉帶戴尖風笠子宛然如畫彥舟專寵



之

李回為參知政事

初秦檜自虜中歸李回力薦其忠至是張守罷參知政事而除回檜之力也

辭免不久批荅

省表具朕錄德而定位量能而授官自一命以上必審稽切寔而未嘗以名器假人也况從容帷幄與朕日圖天下之事者乎卿學通淵源世習臺閣與政未幾赫然有聲握諸樞機之廷付以丞弼之任惟九德咸事既灼知之已詳雖三命茲恭豈牢辭之可免趣體朕意毋虛厥官所請宜不久仍斷來

章

汪伯彥復觀文殿學士江東安撫大使兼壽春府廬和等州安撫使兼知池州

九月一日甲午朔汪伯彥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秦檜薦汪伯彥為江東安撫大使侍御史沈與求言伯彥誤國不可復用遂改除宮祠

徐文軍於明州

卻青欲以海船寇明州故命徐文軍於明州徐文者初在登州聚據於靈山後轉海歸朝廷也

二十一日甲寅呂頤浩加少保為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

范宗尹罷宰相乃召呂頤浩赴行在而先拜秦檜右僕射又  
富直柔韓璜平道宗永宗皆諸頤浩故到闕多日未有除拜  
人皆疑之俄拜少保為尚書左僕射力辭少保遂加特進  
二十三日丙辰郭偉知太平州再任

郭偉知太平州捍禦崔增邵青有旨再任而偉已受代至是  
令依降指揮知太平州再任制曰乃者潰叛之徒游魂四出  
而爾登陴保聚屢抗賊鋒安輯兵民斯亦勤矣與其更選於  
長才孰若因任於已試進職一等還之故官惟息疲瘵則可  
以固民心唯謹綏馭則可以奮武衛偉還至本州界代者右

通直郎方承閔門不納具申朝廷御史臺稱見發郭偉駐私  
上怒降旨方承劫持朝廷理當行遣追理出身令江東路安  
撫大使司拘留取勘具奏奏聞

二十四日丁巳王彥敢李忠於秦郊店忠奔於劉豫

李忠本曹端之部曲也曹端與王開選之襄陽屯於中廬隴  
殺端欲自統其軍忠不從與其眾戴白頭中聲言為端報仇  
聚眾數萬號權京西南路副總管據於京西漸犯金州界有  
闕川蜀之心遂具公狀申宣撫司乞下洋州關隘點會張浚  
以為憂遣舉一行事務願孝隆稟議官蓋諒馳詣金州以撫  
慰為名探測其意并以黃勅差忠知商州兼永興軍路總管



孝隆至軍中申宣撫司稱忠寔有兵二十三萬有奇諒規知  
 忠不遜劫質孝隆不肯赴商州任申宣撫司乞為備後以孝  
 隆為惜委與元帥王庶收接忠入關仍散處其眾於興元洋  
 州境內庶移文忠疾速發赴新任如願入關仰於關下解甲  
 結隊以次進發忠去關二十里駐兵回翔數十日無解甲意  
 一夜殺孝隆引兵攻金州鎮撫使王彥引兵控禦忠沉驚善  
 戰入其下皆河北驍果官軍與戰輒不利一日彥與忠戰於  
 豐里令提舉官趙橫率門璋駐于山上為官軍之策應別遣  
 精兵與忠接戰彥於高山上觀之官軍少却彥麾橫救之不  
 應官軍遂敗彥內憾橫而外猶存禮貌也彥退舍秦郊見路

傍居民則麾之使去曰賊甚銳不可當也忠遂陷諸關彥令  
 將士盡伏山谷間聽烽燧偃旂幟不鳴金鼓禁樵採又焚秦  
 郊積聚若真遁者以誘賊秦郊去城纔二十里道路夷坦寂  
 無人聲彥悉出府庫所有召募必死士得千餘人易改麾幟  
 旗號設奇兵以候其至戰之前一日忠游騎出秦郊彥召將  
 佐曰賊必以我為遁明日當悉其家屬乘輓長驅以入郡城  
 夜半分官軍為三以過其衝又以五百騎伏於林間丁巳凌  
 晨賊果入至官軍逆戰聲震山谷勝負猶未分也俄伏騎張  
 兩翼繞出奮擊賊大奔潰擒賊萬餘俘生口無算輜械蔽野  
 追襲至於永興軍至秦嶺因收復乾祐縣以歸忠奔於劉豫



時金州廩無儲積士有飢色所得資幣盡分部伍人皆懽悅  
彥方退舍秦郊也告急於宣撫司興元帥王庶遣偏將鹿晟  
及馮賽等赴援忠已敗走門賽由間道來之斬其大將曹威  
張敵萬腹心蔡大路三人盡獲願孝隆所齎黃勅告札等賽  
者邵隆之將也自盧氏縣隨隆至興元府故無用之  
孟庾為戶部尚書江南荆湖宣諭制置使  
李捧以其衆降於劉洪道

張琪在宣州南陵之間駐于孔村其次李捧者以兵攻琪琪  
敗走捧遂為首其次即華旺也池州劉洪道差兵士往宣州  
買果子為捧所得捧曰為我往池州下文字我欲受池州劉

待制招安捧遂以細果一擔附兵士歸且贈以金銀而軍中  
頭領皆有贈遺既回池州洪道甚喜再遣往所報一同乃命  
統制官李貴且招華旺貴與旺同來貴所得金銀甚多洪道  
以旺為池州兵馬都監然後招捧捧亦至洪道嚴軍容見之  
捧股慄謝曰李捧以遭亂世苟逃性命遂與張琪結義為賊  
屢蒙朝廷厚恩使就招安而張琪惡心不悅久阻王化今李  
捧同率忠義之衆併殺張琪張琪逃命不知所在故捧等願  
就招安為國家致死洪道甚喜飲之酒捧一飲而盡并金盃  
與之洪道命其軍至城下自馬牙至清溪石凡三十里遂問  
願歸農者給公據放歸岸下艤船百餘艘濟渡歸農人凡七



三朝士恩會編 七  
晝夜不絕歸者以鄉里空虛往皆餓死朝廷授捧以正使其眾赴行在

二十八日辛酉詔求有謀策能還兩宮者

任直清改合入官除直秘閣仍賜緋章服

河南府孟汝唐州鎮撫使翟興遣幹辦公事任直清至行在

上召見直清具奏西洛間艱危之狀及陵寢事上歎歎久之

直清以文林郎改合入官除直秘閣仍賜緋章服

制曰爾以諸生奮身戎幕百里一舍重趼入奏行朝賜對從

容有嘉忠恪官以寄祿寔視京僚蓬萊道山以儲英俊併用

示寵賜以身章求之異時非聲譽在人服勤之久保任應格

功效卓然者未有一朝而兼得者也朕之寵爾者厚矣爾亦思所以報之

翟興加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

翟興在河南以孤軍守國家之地忠義之氣堅若金石下詔

褒之擢加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仍命辭曰爾奮身校長不

忘國恩獨以驍虎之師屢挫夷虜之眾輯綏民旅祇奉寢園

遂定洛京益張武衛朕甚嘉之進階三等以旌爾功仍陟軍

團俾持服使節至是興始得為選郡

十月一日朔甲子汪藻輪對劄子乞通好大石林牙

劄子曰臣聞契丹自景德以來與本朝為兄弟之國結之同



盟申以禍福歲講鄰好休兵息民天地鬼神寔監臨之不可  
渝也宣和中奸臣有急謀身之計者欲因事固寵暴興燕山  
之師與金人滅其社稷至今契丹之人怨我本朝深入骨髓  
故數年國家遭腥羶之毒有振古未聞者豈區區金人能為  
此哉皆契丹之人據其忿心相與戮力締謀使之逞恨于我  
也某初伏思自阿保機有國唐宋至今雖天祚急放政事以  
至失邦然本無大過人心未離以堂堂大國受命二百餘年  
懷恩者衆安能遽亡必有再興之理再興而修怨本朝其首  
也故嘗為國家私憂過計以謂金人暴虐動遠天地決不久  
存其勢必滅滅金人者契丹也金人滅而吾之中原受敵甫

深今果聞大石林牙者有復振之說是安得不慮哉臣愚以  
為林牙雖振勢犹微也於尚微未盛之時以人情揆之必易  
為游說若募願使之入或令張浚就陝西募願行者取間道  
賫重幣厚禮以聘之明言兩朝修好之久本自無他中間止  
緣奸臣疑誤朝聽遂<sup>至</sup>止敗盟今若悉棄前愆借之大道復好  
如初以安元元之民庶幾改聽若<sup>俟</sup>其國勢已成而求之恐  
無及也此說果行中原有百世之安矣孰與夫去一強敵得  
一強敵讎我益深者同日而語哉伏望陛下留神而加察焉  
又劉子論淮南屯田臣竊惟國家遭金人之禍於今五年無  
歲無兵而去冬之役振古未聞迺者盤礴之師至江孺不渡



此陛下憂勤上通於天而天贊我也然臣嘗觀古者兩敵相持所貴者幾會此勝負存亡之分也虜師既退國家非暫都金陵不可而都金陵非盡得淮南不可淮南之地虜人必不能守若為劉豫經營不過留簽軍數萬人而已耳蓋可驅而去也淮南薦淮腥蠶踐蹂且群盜繼之民去本業十室而九其不耕之田千里相望流移之心已棄決非朝夕可還也國家欲保淮南勢須屯田則此田皆可耕墾臣愚以為正二月間可使遣劉光世或呂頤浩率諸頭項招安人馬過江營建寨柵除見存人戶田產可借外其餘移流未還者明降指揮各借五年使諸軍分地而耕俟糧食充盈規模已定然後徐步而圖中原既固行在籬藩且清東南群盜此萬世一時也取進止

三日丙寅朱勝非降授中大夫分司南京江州居住

朱勝非知江州嘗論鎮撫使處置乖方之狀又乞歸江州率師於洪州又謂安撫大使與宣撫使名稱甚重而無糧無錢無民無兵其寔不及一小邑也皆是之而當軸者不樂諷言者指其違過江西不赴新任之罪責授中大夫分司南京江州居住初不帶鄉監官止以中大夫分務失典故也俄果罷鎮撫司江西帥司復歸洪州湖廣湖南西依舊為南北路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四十八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四十九

炎興下帙四十九

起紹興元年十月三日丙寅  
盡十二月二十七日庚寅

劉一止論時政

劉一止字行簡湖州歸安人宣和三年第進士為越州州學  
教授知州程汝文推重其為人建炎中避地姚江傅崧卿來  
攝郡政一止勸崧卿起義以赴國家之難至則稱劉琨祖逖  
同寢之事語甚激烈崧卿感慨流涕會參政李昉得祠過郡  
見一止留語終日密薦一止人物議論宜在朝廷不使一止  
知也紹興元年召試館職因對策極言當世之事故且曰天



下事不克濟者患在不為不患其難聖人不畏多難以因難而圖事爾昔吳王夫差既勝齊而子胥以為憂是吳命之不长也未幾果滅於越吳人侵楚及郢楚人大懼而令尹子西獨喜曰乃今可為矣而楚以不亡是禍福倚伏果不可不為也如其不為而俟天命自回人事自正敵國自屈盜賊自平有此理哉上覽之稱善且諭近臣劉一止所對剴切知治道欲驟擢用而執政者不懌乃除秘書自校書郎至是除監察御史上疏論君子小人用否之辨以謂天下之治衆君子成之不足一小人敗之有餘君子雖衆道則孤小人雖寡執易蔓且引易五陽決一陰其卦為夬而繫辭則曰君子道憂也

夫以五君子臨一小人不曰道消而曰道憂盖上下交而志同如泰之時然後小人之道不行若徒能使之憂則將圖之而無不至矣又朝廷行事無一定之議又上疏曰陛下憫夬未除念積網不振政煩民困用廣財殫置司講究德至渥也曾未聞有所施行恐以疑似之說欺陛下曰如此將失人心矣夫所謂失人心者刑政之虐賦役之多則失百姓之心好惡不公賞罰不明則失士君子之心若無則所失者小人之心耳失小人之心得士君子之心何病也焉願審其利害當罷行者斷自聖衷勿貳勿疑則事之委靡不振者舉矣上覽奏嘉納是時庶事草創百司法令不全類以人吏省記



便為與奪其獎為甚一止上言臣愚不肖叨蒙誤恩擢真臺  
察之司伏見尚書六曹下逮百凡司所用法令初無畫一之論  
類以人吏顯省記便為與奪蓋法令具在奸吏猶得侮之今  
乃一切聽其省記顧欺弊何所不有欲與則陳典例欲奪則  
陳奪例或與或奪在其牙頰其患可勝言哉陛下聖明灼見  
此弊嘗降處分令左右司郎官以其省記之文刊定頒行然  
左右職司事號為最煩竊恐於此不能專一無由速成臣愚  
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改送詳定一司勅令所立限刊定錢板  
頒降內吏部條法最為急務乞責近限先次施行庶幾杜絕  
奸吏弄法受賈之弊天下幸甚上納之

李回為江西安撫大使兼知洪州

李回為參知政事呂頤浩為宰相深不喜之遂出回知嚴州

又知洪州為江西安撫大使

辛道宗浙東路兵馬副總管計置台溫明州防遏事

王世冲寇廬州鎮撫使王亨以計破之

偽齊劉豫遣其黨王世冲以番漢兵寇廬州鎮撫使王亨以  
計誘世冲至皆斬之大破其衆

賊丁順攻濠州

丁順圍濠州攻擊兩月不退張得德寇宏遣人間道詣宣撫司  
告急宣撫司遣統制官鄺瓊率本部兵攻橫澗山瓊遣人招



王才才不從瓊進兵欲攻才才急乃遣人招順歸寨順將退去而謀曰城久受圍民困可知矣我一旦退去民必欣然出城我設伏以待之乘其倉卒可奪門而入于是順使眾呼於城下曰不攻汝城矣來旦我歸矣城守者不信順夜以輕捷數百人伏於莽中未曉焚其寨煙火亘天輜重悉發喧呼而行城中皆以為順果退去少頃州人乃出城至其寨地滅烟火以拾遺良久順率眾而出州人亂相奔踐多為順所殺順乘勢叩城城中出勁弓以禦之相拒於釣橋城上囂亂不知所為宏先止其囂亂然後激使軍民盡力如禦賊相持一餉間彼我皆疲賊乃稍退時出戰者無不被重傷而歸由是順始

以城不可拔而退去順在城下兩月城外墳墓盡遭發掘居民望之皆慟哭城西七八里有宰相王欽若之墓順遣人發之凡玉瓶玉杯之屬不可勝計悉取之而去是時官軍與賊皆乏箭賊取城外墓中棺槨為箭幹暴露其屍骸而城中之殞有敢匿者斬凡入城與浮殞者盡移屍骸於床第間以棺木納官應沙木板及桶器之類取之悉盡由是存者亡者皆遭其害矣

馬友及曹成戰於潭州曹成兵敗退

曹成李宏在瀏陽縣有不相下之心遂至相併而宏往潭州歸馬友友令宏屯於湘陰縣成亦移軍攸縣故友與成用兵



相攻成不勝而退去

兩浙東縣兵馬副總管楊可輔上書言時政辭旨切直罷之

十九日壬午金人寇鳳翔府寶鷄縣

二十日癸未金人寇和尚原

吳玠遣弟璘雷仲友及金人戰敗之追至玉女津擒羊哥孛堇等二十餘人

知濠州張德牒請寇宏權知濠州

丁順圍濠州兩月既退德自以守城功在寇宏之下遂欲以州印與宏左右曰不可德曰我始告急於宏宏率衆來解遂能退賊使一城無虞在我之禮當以印與之彼感我之意必

不留印且不損於寔而有辭遜之名有何不可左右曰我為主彼為客客主之勢不可相敵今一旦以州權畀之則彼之勢盛我之勢弱矣德不聽左右曰公其悔哉德遂牒州印與宏宏不辭而受之德怏怏不得意始自悔恨焉後朝廷授宏以御武郎知軍州事乃以真命知州初李玠權州也寇宏嘗寇城下玠出兵與戰用便宜借官以賞戰士凡借官文帖皆曰與郡詳賊寇宏接戰有功至有累借至正副使者且不下數百員至是人皆憂之宏微知其意悉以他功易之而借官仍舊於是人皆稍安

二十二日乙亥王德齋黃榜招降邵青不從



先是邵青攻太平州不克會鎮江府劉光世遣人招之青受其招安即以舟船盡行至鎮江不住而過遇海船即奪之徑入海中駐於崇門鎮朝廷遣王德討之德駐於青龍鎮親率兵往崇門鎮而隔泥港青先遣人鋪板布釘籤官軍不知爭塗而過多死於泥中官軍遂回青語德曰太尉後隔潮水若我以數百人掉數舟扼於津要則太尉糧食不通而自斃矣然豈可扼人於險哉太尉可速歸也德曰邵統制你是好漢盍歸朝廷乎青曰諾然軍中不能不犯國家之法太尉可乞降黃榜以安衆心應以前罪犯一切不問則與太尉同歸德許之折箭為誓德具申朝廷乞降黃榜朝廷從之乙亥德遣

使臣二人齎黃榜至崇門鎮榜文大槩言據王德申掩殺水賊邵青其勢困扼不欲廣殺乞降榜招降青見之大怒不納而單德忠之謀行矣

邵青受招安

初邵青以舟船入海也其妻嗚之曰你豈不記作賊事發禁在獄中我剪頭髮與你送飯時今得如此乃欲負朝廷邵青既不受黃榜之招其次單德忠知將士皆有歸朝廷意且謂不殺關在必不肯受招安會諸將晨詣青方圍坐以待聞德忠起身欠伸即掣刀殺在于坐衆皆驚德忠曰今邵統制欲歸朝廷唯關在不從今殺之敢有不歸朝廷者依此衆默然



或報即青青使其妻出船見諸將曰統制偶傷風不安不知何故如是德忠具言閻在兗狠夫將士之心恐亂軍政請統制出相見議事青乃揮涕而出曰單統制恐要印當好好分付不須如此德忠乃喫<sup>土</sup>况以自明然後開諭道理具說不可負違朝廷宜納兵以贖罪累數千言青從之德忠即命倒旗槍通款狀于官軍遂願受招安

二十四日丁丑張俊加太尉

劉豫置招受司於泗州

吳敏為湖南二廣宣撫使

吳敏宣撫三路置司桂林時馬

御名避地在融州野衣竹杖

日吟釣於仙溪之上敏即起馬為宣撫司都統制使兼參議官又以其故人范直方為參謀

李允文伏誅

神武中軍統制李永宗罷

郭備為淮西巡撫使

以程興軍為忠護軍

自京城失守中原散亂逆臣劉豫憑恃虜勢竊據東都河南距偽境不數百里官軍無日不與之交鋒河南一境東連鄭圃西接關陝北臨大河皆已從偽唯程興獨守一方三面鄰敵孤軍無援糧餉不繼敵人窺伺日急興忠憤所激誓不與



三朝北盟會編 卷一百四十九  
七  
賊俱生每開諭將士以禍福永堅一節與賊抗士卒莫不奮  
勵由是臣僚上言曰河南為國之西宅陵寢所在山川蔥鬱  
祖宗神靈所依無形勢控扼河陽襟帶川陝南俯淮漢為王  
室夾輔天下之勢於此為重履興於危迫僅存之地萬死一  
生招集散亡激以忠義均有無同辛苦統率將士竭節用命  
保護陵寢捍禦邊陲迎敵獲捷摧破兇賊勸農耕桑粗立基  
本雖上至武功大夫下至義兵一例且支糧二升至春時又  
或艱食多是無支寧忍死不敢逃亡臣欲望陛下少加存恤  
特賜寵錫軍名以示迺心朝廷則河外之人亦必知國家眷  
眷不忘之意遂以忠護軍為名

十一月四日丁酉辛永宗權馬軍副都指揮使權主管馬軍司  
公事

侍御史沈與求再言辛永宗之罪其章不行而有是除

巨師古為神武後軍統制兼權神武中軍統制

五日戊戌孟庾為江西荆湖福建路宣撫使韓世忠為江西荆  
湖福建路宣撫副使

曹成馬友劉忠亂湖南范汝為亂建州福建路置制使辛企  
宗不能制乃除孟庾宣撫使韓世忠副使命世忠提兵討之

六日己亥辛永宗權江西兵馬副總管

王彥斡提舉一行事務趙橫及中軍統制門璋



王彥既敗李忠也凱歌回金州大賞戰士待趙橫如初終不言豐里之敗時時與兵將會飯語話如平常橫亦不疑至是忽往教場點兵會兵官具酒饌至四行叱橫使起數其豐里不應援之罪命杖之百而勇士已捽捉執縛矣橫曰受杖何至縛耶彥曰爾之罪合死顧諸將曰敢有起身告趙橫者與趙橫皆死諸將皆不敢動彥數之曰豐里之戰吾屢麾使汝援之汝不援何也橫曰與賈寧爭氣耳彥問其故橫曰鎮撫唯用提轄官賈寧及戰乃用趙橫乎彥以其無禮遂斬之又叱門璋下塔教之如前璋曰璋為偏將有統制趙橫在不得自由彥曰見危不救安用將為何待統制之命并斬之再飲

數杯而歸

張琪伏誅

張琪為斬賽所擒檻送行在伏誅

權邦彥兵部尚書

十七日庚戌同知樞密院富直柔罷

上初欲相呂頤浩也富直柔與右司諫韓璜樞密副都承旨辛道宗神武中軍統制辛永宗尚書省提點李爰等每見上多譖短頤浩及頤浩拜相侍御史沈與求言其結為朋黨沮害頤浩入朝事柔直罷永宗已授江西路統制管爰除名勒停璜遠小監當



二十九日壬戌曹成陷安仁縣執湖南安撫使向子諲

曹成侵安仁縣入其郭大肆殺掠是時湖南安撫使向子諲

退在安仁為成所執拘於軍州遂入道州

十二月詔百辟卿士各舉所知

詔曰朕之不德宗社播遷方仰瞻於 思雪神人之大恥

不有濟濟多士真我周行則不能也且已雖賢不若薦賢之

為愈故孟軻曰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近得陳襄薦章起司

馬光而下三十三人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皆所具備審如所

薦斯為盛矣後世瞻之仰之以襄為何如人即今宣爾百辟

卿士可各舉爾所知應內外侍從須得舉三人以上在外令

三省錢板行下諸監司郡國備錄申牒諸寄居到限五日具

名同罪保舉繳連以聞舉得其人當受上賞其或不當宜坐

謬舉之罪無以先得罪於朝廷及蔡京王黼門人為嫌惟善

所在而公舉之朕將親選焉

八日辛未呂頤浩奏乞通京東河北商賈

先是劉豫置榷場通南北之貨呂頤浩亦以為便乃奏通商

賈估方商賈未通也甘草一兩為錢一貫二百而市亦無賣如

生薑陳皮之類在北方亦皆闕乏

邵青受招安為樞密院水軍總制

先是杜充守建康時有秉義郎趙祥者監水門金人渡江邵



青聚眾而祥為青所得青受招安祥始得脫身歸乃依於內  
侍李綱綱善小說上喜聽之思得新事乃令祥具說青自聚  
兵已後蹤跡并其徒黨忠詐及強弱之狀本末甚詳編綴次  
序侍上則說之故上知青可用而喜單德忠之忠義

十四日丁丑以慧見及會稽火詔求臣庶言闕夫詔能還兩宮  
者封王詔存恤宇文虛中子孫

宇文虛中建炎二年為祈請使使於金國不得如所請遂不  
肯還朝獨令其副楊可輔歸上思虛中忠節乃詔存恤其子  
孫虛中在沙漠聞劉豫任用張孝純嘗寄詩與孝純其斷句  
曰有人若問南冠客為道西山賦蕨薇

辛企宗追三官降宣撫司統制

傅崧卿為淮南東路宣撫使

傅崧卿以宣諭使到淮東得戶部尚書印於權知泗州徐宗  
成獻於朝廷先是宿遷縣趙瓊寨劫金人舟船於清河口得  
于李稅妾之手也

吳敏降授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路允迪致仕

岳飛為神武副軍都統制

金人知海州薛安靖通判李暉巡檢司王企中領簽軍殺金人  
以其州來降



二十四日丁亥臣僚言王師所過州縣虜掠之害

二十七日庚寅吳玠除鎮西節度使

吳玠除節鉞賞和尚原之功也

王彥敗桑仲於馬即嶺克均州

桑仲為襄陽鎮撫使也反藉專政之權以資跋扈之勢南攻

德安西據均州是冬以其衆分三道一攻住口關一出馬即

嶺一擣洵陽縣使李擴王之軍前去金州不三十里王彥曰

賊兵以我兵為寡故寇三道以離我之勢今吾破其堅則脆

者自走矣時賊之大軍在馬即嶺北彥遣統制焦文通禦住

口而彥自以親兵營馬即嶺與之對壘者幾月矣大戰者凡

六日賊大敗奔潰彥縱兵追擊擒統領將官二十七人俘獲

千餘衆均州平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四十九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四十九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五十一

炎興下帙五十

起紹興二年正月盡四月

紹興二年正月車駕駐蹕紹興府

車駕幸臨安府

是時百司官府皆草創往往草舍以杭州州治為大內臨安府遷於奉國寺基

十二日甲辰曹成受湖南二廣宣撫使招安

曹成執湖南安撫使向子諲據道州朝廷有詔撫諭成如願赴行在即仰放散江淮等路兵民外有堪出戰人將帶赴行



在聽張招討節制群衆不願聽張招討節制詢欲辭湖南  
二廣宣撫司都統制兼參議官馬御名昔為節制應援軍馬  
使駐軍大名時曾遣人往諭成成即納款聽命至是馬遣使  
臣張希齋子劉諭招成成受招安乃放出子諱又乞差人知道  
州參謀范直方曰曹成不招可促之使赴行在馬曰彼既不  
願遠出萬一促之是促使散而為亂也不若招之藉以為用  
宣撫使吳敏感直方之議馬與直方入議狀馬議曰曹成自  
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襲攻安仁縣劫掠財糧執安撫向龍  
圖入道州某蒙宣撫相公令當面口念語言寫成詢撫曹成  
一行人馬劄子差使臣張希齋布去投下却於今年正月十一

日曹成差使臣劉濬機宜馮志興張希布同來稱放出向龍圖  
乞差人知道州又再差準備將領魏憲齋到申狀開具所准  
樞密院札子及詔書內事件并詔目內說願得相公指差一  
去處某觀敵人之情既懼遠赴行在且畏屬張招討群情詢  
詢思欲開報敵雖曹成有不得而制之者大眾一潰為患難量  
某已將所差到馮志等說諭禍福示以相公恩威信義使之  
解甲聽命馮志等莫不欣喜順從願使使司分擘使喚某所  
請聽彼歸降原約衆上下悉與安排無令失所某提軍馬親  
至道州入曹成軍中撫定分撥揀選強壯添隸五軍隊促隊  
伍進兵長沙制服馬友上副朝廷委任相公之意下安三路



驚擾失業之民止是二月中可以就緒不然失此機會不唯  
湖湘重困大繫朝廷之憂師老財殫無以善後上有朝廷之  
責下起兵民之怨雖欲保身不可得也某職在都統當此敵  
人開闔之時要在亟入以弭禍難伏乞相公詳酌二者之議  
究其是非斷決歸一或罷某都統制放歸林壑或止絕參謀  
橫議無為含糊以誤國事敏曰柰何參議是故人某退曰聽  
用故人之言不采奇論可與共事乎望日以詩獻敏有曰未  
敢此時非趙括已愁他日類田豐遂辭職拂袖歸卧仙溪敏  
遣騎追之不復還或聞馬去又數日敏以資學宮祠之命到  
成即復散亂湖廣被其害直方得郡而去

遺史曰是時王次翁時在廣右有二詩曰徙薪曲突論無憑  
太尉山中混耦耕頭額爛焦曾未錄參謀先已享專城近來  
出處事何如先輩風流掃地無忽有子充驚末俗一言不契  
便長驅

楊惟忠誘楊勅救之

楊勅初曾陷處州作過後隨朱勝非在吉州聚兵其心腹反  
屯于吉州朝廷命楊惟忠圖之惟忠與勅叙同姓之歡邀勅  
會飲伏兵誅之遂併其軍亦有奔潰而寇湖南者

張俊加檢校少保定國軍節度使

沈與求為御史中丞



制曰御史中丞執法上以廣人主之聰明次以肅朝廷之紀綱非通達國體特立不回未有能大厥官而厭輿論者也其官沈與求學識精敏性質端方簡自朕心周歷三院比從部寄再陟臺端不吐剛而茹柔每閉邪而陳善謀猷所及啟沃滋多進長霜臺益觀遠業當使群工庶尹知風憲之尊君子小人適消長之分時爾之賴往其懋哉

遺史曰與求自侍御史除御史中丞時軍儲窘乏與求極陳屯田利害為古今集議上下二篇上之又禁衛軍募兵權不在朝廷與求上言仰惟陛下移蹕東南將為恢復之舉先務之急宜莫如兵漢有南北軍唐自府兵御名騎之法既壞猶

有內外諸鎮之兵上下維持使無偏重之勢其意遠矣今圖大舉而兵權不在朝廷雖有樞密院及三省兵房尚書兵部但奉行文書而已願詔大臣講求利害而舉行之使人情不駭而兵政益修助成經理中興之志

二十三日乙卯岳諒臣知滁州

先是權知滁州梅俊迪為王才所殺鎮撫使劉綱乃以張格非權知滁州格非字正夫濮州人先權清流縣丞俊迪權知州也格非權通判格非權知州日嘗呼虞候陳用一聲不應即命斬之人皆股慄格非在滁州郭仲威餘黨犯境格非以腹心數十舟依山險以避之往來於城中而已其在城中也



即以厚賞募人發掘窖埋遺物其所得甚多清流縣吏許原以女獻格非格非寵愛之乃用原為腹心使原往行在料理得正任付身并鑄州縣官司印記原取太原路歸遇賊被殺勅與印記不知所在是時州境稍寧息江東安撫大使葉夢得乃奏乞差岳諒臣知滁州以代格非格非受代厚載而行至烏衣市諒臣已給枷在烏衣市榜曰枷張格非格非懼棄舟而去於是所齎之物復歸官庫諒臣聞鄉村尚有食人者命捕之一日捕到六人諒臣曰如何得食人曰無糧可食諒臣曰汝之罪若何曰自知必死乞快死而已諒臣曰吾貸爾死爾為我捕捉周智張九可乎周智張九最嗜食人者也六

人曰願執之以獻諒臣問其期曰期以旬日諒臣許之六人者旬日內果執周智張九至諒臣詰之無異詞即日凌遲處斬於市自是食人者遂止諒臣清介自守惟一友僧隨行郡事之餘多瞑目獨坐滁人久猶思之

二十五日丁巳宣州火

韓世清屯於宣州其部曲多欲作過者先是賣蒸餅者皆叫云一箇二十五裡外一箇蓋言一箇賣二十五錢裡外皆是白麵也數日間人多驚惶或傳韓觀察軍中人欲自西廟巷放火為號內外皆火劫掠民財者是日西廟巷果先火倏忽城裡城外皆火世清往來彈壓遂不至劫掠寔正月二十五



也州人始悟一箇二十五裡外一般謂是世清部曲之暗號  
知州李彥卿密遣監稅趙令制告於朝遂有李光王瓌之行  
二月吏部尚書李光為淮西招撫副使

李光王瓌除淮西招撫副使謀取韓世清也

翟琮襲金人於絳州垣曲縣敗之

金人侵陝右翟興令其子琮乘隙潛渡黃河襲金人於絳州  
垣曲縣敗之

知商州軍州事董先叛附於偽齊

董先字覺民洛陽人初從翟興軍與金人戰勇功為多先是  
李興以節制軍馬屯於商州也會先有耿氏之迫來依於興

興與釋其禍先感之以兄事興俄興俾先知商州先中心慙  
之密有害興意因尊酒間伏甲兵垂涕執興於座上訖以制  
司之命械興令蘇堅衛送至制司欲于中途殺興行方兩舍  
宿山林庵舍中興夜夢若神人告之使去既覺則群卒熟寐  
興乃荷械而去逮曉至洛南農家人識之咨嗟熟視遂破其  
械以糗糧送興使遠去興之二子一女二妾群婢與表弟崔  
三舍人皆被害興既脫復得麾下舊兵千餘人往來商虢間  
先既與興為讎而劉豫勢亦漸盛且侵於商先遂以商州叛  
附於劉豫

三月一日壬辰朔李光王瓌執韓世清於宣州送行在所



李光以淮西置制使往淮西措置群盜王瓌為副二月晦日  
到宣州東門外下寨有韓世清下壕寨官白世清不可出城  
世清下問其故壕寨曰李尚書往淮西而下寨甚嚴非過軍  
也必有謀耳世清曰我何罪是日以朔旦出城見光就留  
之乃曰得旨揀軍欲往淮西可批報諸軍令素隊出城以備  
點揀世清欲上馬馬已牽去世清不得已遂批報諸軍令素  
隊出城於是執世清以歸

沈與求上言乞卻諸軍將進物

是時大將入覲有進繒帛方物者用分賜六宮御史中丞沈  
與求上言以謂此事雖微自政和宣和以來進獻稍侈今艱

虞之時不宜有此乞斥還之上嘉納仍降札獎諭與求於是  
兩浙轉運使徐康國自温州奏發宣和間所製間金銷金屏  
鄣什物上命止之而康國已津發至行在所與求奏曰吾君  
勤儉德侔大禹漢文帝以下不足道也異時駐蹕廣陵有進  
器用華靡者亟命焚之通衢今康國不識事君之禮尚習故  
態欲以微物累盛德乞用廣陵故事斥而焚之仍顯點康國  
明示好惡且為小人希旨之城上從之

七日戊戌霍明殺桑仲於郢州

桑仲以屢敗於金州乃移文郢州會霍明攻金州曰金州草  
寇遮道盡當勦除明不從每報之曰不知金州草寇王君為



誰仲陰怒之且有赦明之意明以措置郢州頗有條理市井買賣漸有生意近城多種二步亦有戀郢之心仲以六十騎徑趨郢州先以二十騎疾馳入城四十騎尚未到仲每下馬必梳頭為明所殺拘二十人入獄令供桑仲反狀以報朝廷初有譖隨州官吏欺官物入已者仲乃令於洪山磨勘院置獄取勘周節推以下官十餘員盡被追攝枷拷不勝其苦伍點檢者寔主其事後仲遣伍點檢往朝廷得空頭官告二百道由德安府雲夢縣歸而周節推者為知縣時仲已被赦周節推銜被勘拷掠之寃遣人殺伍點檢於路而官告莫知所在仲在襄陽也以趙去疾為通判仲死李橫為鎮撫使去疾

猶為通判後勸歸朝去疾被召見上問桑仲如何人去疾曰忠義人也上問其故去疾曰臣嘗見桑仲為臣說必欲取東京敵朝廷只待乞兩箇文官與二子<sub>口</sub>上惻然感動命特與仲兩子文官

楊沂中為神武中軍統制

楊沂中字正夫代州人子弟所試弓合格出身知麟州死事宗憫之孫麟州建寧縣<sub>縣</sub>死事震之子也

王冠屠宿州

王彥及董先戰號州界

自此王彥及董先屢戰矣



二十二日癸丑偽齊以兵犯程興中軍興力戰死之

先是偽齊劉豫嘗遣偽迪功郎蔣頤持書傳賊語以王封誘

程興興叱之曰我大宋臣也豈肯受賊之偽命不啟緘而焚

賊書戮頤於市豫計不行復誘興麾下裨將楊偉泉錢潤陰約

內應以謀害興是日賊兵徑犯中原軍寨興親迎賊與戰遂陷

重圍中賊奮擊之興力戰不勝墜馬遇害年六十

四月桑仲為神武左副軍統制

先是桑仲遣人告朝廷願宣力取京師乞朝廷出兵於淮南

為聲援朝廷信之議以大臣為都督遂大舉兵即以仲為神

武左副軍統制是時仲已為郢州霍明所殺矣

劉豫陷壽春府

劉豫偽左丞相張孝純罷以為右丞相劉麟獨秉政

李橫以兵圍郢州

霍明殺桑仲於郢州也襄陽走報郢州李橫橫初未信三報

方信橫遂令其眾盡眼縞素李道在隨州亦縞素皆率其眾

會襄陽之兵盡着白衣戴白巾圍郢州聲言為桑仲報讎

誅韓世清

韓世清屯於蘄州嘗欲立趙俊令為皇帝不克及宣州火被

執至行在坐前罪誅之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五十一







書